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乌苏里山区历险记

黑泽明经典影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德尔苏·乌扎拉》原著
堪比《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
一位乌苏里“人猿泰山”的世纪悲歌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王士俊 沈曼丽 黄树南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乌苏里山区历险记

1902~1906年锡霍特山区考察记

[苏]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王士燮 沈曼丽 黄树南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В. К. Арсеньев

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苏)阿尔谢尼耶夫著；王士燮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4994-X

I. 在... II. ①阿... ②王... III. 纪实文学—苏联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027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高静芳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

Zai Wu Su Li De Mang Lin Zhong · Wu Su Li Shan Qu Li Xian Ji

〔苏〕阿尔谢尼耶夫 著

王士燮 沈曼丽 黄树南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2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张 9.25 插页 8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02-004994-X

定价：20.00 元



弗·阿尔谢尼耶夫 (1872~1930)



弗·阿尔谢尼耶夫 (1872~1930)



穿军装的阿尔谢尼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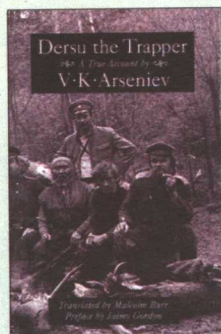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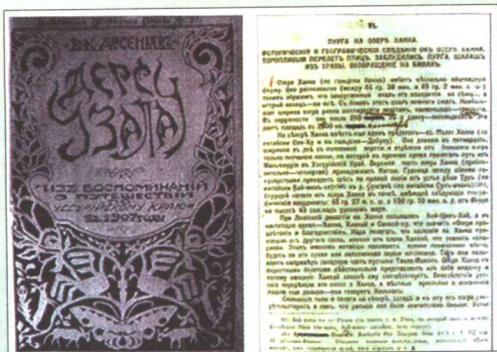
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



阿尔谢尼耶夫（左）和德尔苏·乌扎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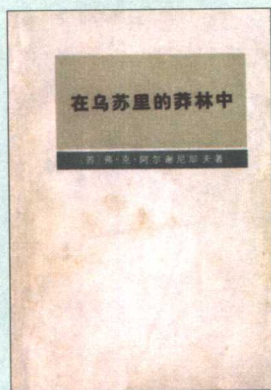


左右两图均为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考察时的冬季装束。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由两个部分组成，即《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和《德尔苏·乌扎拉》，最初它们分别出版。这是《德尔苏·乌扎拉》1917年初版本的封面和内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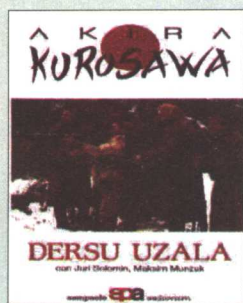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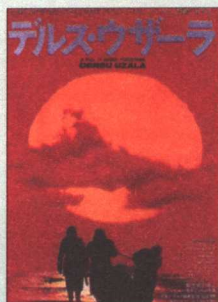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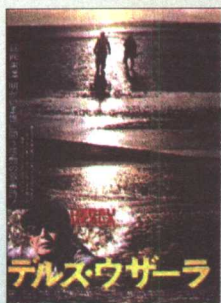
美国 McPherson 出版社
1996 年英译本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中译本，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 1977，内部发行)

1970 年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收入《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等经典作品中的故事。





黑泽明根据《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改编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在中国曾经作为“内部资料片”放映，如今盗版的DVD也竟不难买到。这些是影片在日本上映时的海报。



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剧照。左为猎人德尔苏·乌扎拉，右为作者阿尔谢尼耶夫。



在美国发行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录像带。

译者前言

读者面前的这本《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由两部独立的、但是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的作品构成，一部是《乌苏里地区之行》(新版中译本更名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两部作品讲的都是作者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

乌苏里地区指的是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土地，大约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原是我国的领土，1860年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这里有众多崇山峻岭，有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有丰厚肥沃的土地。为开发这片土地，向乌苏里地区移民，沙俄政府曾多次组织人马，对乌苏里地区进行探险考察。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苏联的一位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作家。他是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阿尔谢尼耶夫1872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1895年他从彼得堡步兵士官学校毕业后，便进入军界供职。1900年他调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工作。阿尔谢尼耶夫对地理深感兴趣，又喜欢打猎。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周边有许多荒山野岭。他在这里常常身背猎枪，登山涉水，进出原始森林，走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探测了无数大小路径，领略了自然界的无限风光，为他今后的考察事业打下了基础。上级见他有此兴趣和特长，遂任命他的“狩猎队”队长。名为“狩猎队”，实际上是搜集军事、经济、地理、民族等方面

资料的考察队。

阿尔谢尼耶夫 1902 年正式组建第一支考察队，考察了乌苏里地区南部和兴凯湖部分地区，从而拉开了他延续多年的考察活动的序幕。接着，他又考察了锡霍特山区（1906—1910 年）、堪察加半岛（1918 年）、科曼多尔群岛（1923 年）、乌苏里地区北部（1927 年）以及鄂霍次克海的约内岛等地。考察成了他的毕生事业，而考察的对象则主要是乌苏里地区。

从 1910 年开始，阿尔谢尼耶夫以《旅途日记摘抄》为总标题，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游记性质的文章，或者如他所说是“科学普及性质的地区纪行”，讲述他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经历。到 1917 年，他已撰写了三部分，准备付梓。这三部分是：1.《乌苏里地区之行》，2.《德尔苏·乌扎拉》，3.《在锡霍特山中》。但是不久爆发了十月革命，他的书只好延期刊印。前两部分分别在 1921 年和 1923 年出版。1926 年他又对这两部书作了删改，“以适应学校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合为一本，以《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为出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第三部分的单行本直到 1937 年才问世，这时离他去世已经七年。此外，他还有《1901—1911 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穿越原始森林》等著作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文集。

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乌苏里地区及其原始森林，当时还处于没有遭到破坏和污染的原始状态，对广大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题材的新颖、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细致入微、严格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描写的准确生动、文笔的清新自然是阿尔谢尼耶夫创作的特色。这些特色使他的作品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书界的关注。连当时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也很快读到了他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并作出了高度评价。高尔基认为，这部书具有“毋庸置疑的巨大的学术价值”，他“为它的表现力而入迷，而倾倒”。高尔基指出，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布雷姆和库珀的结合”。布雷姆（1829—1894 年）是德国

的动物学家，著有多种描写动物世界的科学作品。库珀(1789—1851年)是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中常有惊险的情节。两位作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实上，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中，诸如蜂蚁之战、猎熊、遇虎等的描写，以及他在考察探险过程中多次身陷绝境而终于化险为夷等情节，读来都是引人入胜的。因此，高尔基认为，青年们阅读他的作品，会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还着力刻画了一位传奇性人物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德尔苏·乌扎拉是当地的一名赫哲族猎人，曾为阿尔谢尼耶夫做过向导。他孤身一人，以原始森林为家，独来独往。他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绝技，能根据各种征兆准确预测天象，能根据踪迹辨认人兽的活动，能在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地逃脱厄运，奇迹般地生还。他多次救过阿尔谢尼耶夫和考察队员们的生命。他善待生灵万物，认为一切都有生命，与飞禽、走兽、草木为友，虽然以狩猎为生，都绝不滥杀滥捕。在当今世界，生态平衡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阿尔谢尼耶夫早在上世纪初，就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这个形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呼吁人们保护自然，这是难能可贵的。

1975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把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俄罗斯，德尔苏·乌扎拉被视为“森林之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和象征。莫斯科有一个非官方的发展生态旅游基金会，就是以德尔苏·乌扎拉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会号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爱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到阿尔谢尼耶夫作品的深远影响。

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问世至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并不认为它们陈旧过时。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出版社，一次又一次重印他的作品，累计印数已难以统计。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在1970年特意出版了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原始

森林中的奇遇》，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和其他经典作品中精选了十多个森林探险故事，并配备了22幅彩色插图。同时，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也早已走向世界，被译成了三十种语言在各国出版。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中译本，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参加译校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士燮、卢康华、张大本、张寰海、李石民、李景琪、沈曼丽、姜长斌、俞约法、黄树南、鲁桓。

当时出版这个中译本，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阿尔谢尼耶夫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的大量居民点，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猎渔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开采业等经营活动。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木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建的，还有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阿尔谢尼耶夫也记录了大量用中国各族语言、特别是用汉语命名的地名。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人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是乌苏里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对乌苏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谢尼耶夫的这本书，对研究乌苏里地区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在，我们把这个译本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从前面提到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中选用了十余幅彩色插图。插图的绘制者是俄罗斯画家库兹涅佐夫。

黄树南

2005年1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玻璃沟	1
第二章 初遇德尔苏	7
第三章 打野猪	13
第四章 朝鲜屯见闻	21
第五章 勒富河下游	26
第六章 兴凯湖上的暴风雪	37
第七章 启程前的准备和考察队的装备(1906年)	46
第八章 溯乌苏里江而上	61
第九章 翻山越岭到科克沙罗夫卡村去	69
第十章 伏锦河谷	79
第十一章 穿过原始森林	89
第十二章 大森林	97
第十三章 翻过锡霍特山脉到海边去	104
第十四章 奥耳加湾	117
第十五章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畔历险记	132
第十六章 弗拉基米尔湾	142
第十七章 德尔苏·乌扎拉	149
第十八章 阿姆巴	161
第十九章 里伏锦	169
第二十章 该诅咒的地方	176

第二十一章	返回海滨	190
第二十二章	鹿鸣	202
第二十三章	猎熊	213
第二十四章	与红胡子遭遇	227
第二十五章	林中大火	235
第二十六章	冬季行军	243
第二十七章	到伊曼去	252
第二十八章	困难的处境	262
第二十九章	从瓦贡别到帕罗沃齐	273
附录	285
植物索引		

第一章 玻璃沟

1902年,有一次我率领侦察队^①外出执行任务,曾经沿济木河溯流而上。这条河在什科托沃村附近注入乌苏里湾。我的侦察队由六名西伯利亚士兵组成,有四匹骏马。我执行的任务是从军事角度对什科托沃区进行考察,研究大尖山山结的几个山口——四条河流(济木河、麦河、刀毕河和勒富河)的发源地。其次,我还应察看兴凯湖旁边和乌苏里铁路附近所有的小路。

这里所说的山脉始于伊曼附近,向南走,与乌苏里江平行,再自北北东走向南南西,从西面的松阿察河和兴凯湖与东面的刀毕河之间穿过。这条山脉再向下延伸,便分为两支:一支走向西南,就是贯穿整个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鲍加塔亚格里瓦山脉;另一支走向南面,与一座高岭即刀毕河和苏昌河之间的分水岭会合。

乌苏里湾的湾头叫做麦通港。麦通港过去伸入陆地相当深,这是一目了然的。现在离海约五公里处,能看到陡峭的海蚀崖,塘沟子河河口原来在现今的散湖和二泡子湖,而麦河河口则位于现在铁路线和麦河交叉处以上不远的地方。这片面积为22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是多沼泽的低地,由麦河和塘沟子河的冲积物淤积而成。沼泽地里还留存着一些小湖泊,说明这里是过去最深的地方。这种海退和陆地增长的缓慢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不久,麦通港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港湾里的水现在已经相当浅了。麦通港西岸由斑岩构成,东岸则由第三纪沉积层构成:麦河河谷里到处是花岗岩和正长岩,而河谷以东则是玄武岩。

^① 原文为 охотничья команда,是沙俄军队中主要担负侦察任务的小分队。——译者

什科托沃村在济木河右岸，离河口不远。它建于1864年，1868年曾被红胡子放火烧毁，于次年又重建起来。据普尔热瓦斯基1870年统计，全村有六户人家，男女共34人。我来到这里时，什科托沃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两夜，对这一带进行了考察，并准备远行所需的物资。济木河长30公里，东西流向，右面仅有一条支流——北岔河。当地的居民把北岔河流经的河谷称为“玻璃沟”。这个名称来源于中国猎人的一所碓子房^①，这所房子的窗户上镶着一小块玻璃。应该说明，当时乌苏里地区一座玻璃厂也没有，所以玻璃在穷乡僻壤特别珍贵。在深山老林里，玻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单位。用一个空瓶子可以换到面粉、盐、小米，甚至还可以换到毛皮。老住户们说，过去发生殴斗的时候，仇人们都拼命闯进对方的屋子里，把玻璃器皿打碎。因此，中国房子窗户上那一小块玻璃是件奢侈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它受到当地头一批移民的重视，他们不仅把那所房子和小河叫做“玻璃房子”、“玻璃河”，而且以“玻璃”二字称呼整个这片地方。

从什科托沃村沿济木河河谷上行，起初有一条乡村大道，过了诺沃罗西斯科耶村，大道立即变成了小路。顺着这条小路可以走到苏昌河、干沟子河、诺沃涅仁诺村。小路一会儿在河这岸，一会儿又转到河对岸，来回绕了好几次，春汛期间这条路不能通行，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清晨从什科托沃村出发，当天到达玻璃沟沟口，并且进了沟。北岔河流向西南西，方向几乎一直不变，仅在离河口不远的地方才转向正西。玻璃沟宽窄不一：窄的地方只有100米，宽的地方有一公里以上。它像乌苏里地区的大多数河谷一样，地势特别平坦。沟两侧的山岭上长满了弯弯曲曲的柞树，山坡很陡。平地与山岭的界线极为明显。这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剥蚀。河谷原先很深，后来才被河流的冲积物填平。

越深入山区，植物长得越好。茂密的混交林代替了稀疏的柞树林。

^① 供猎人用的小房。——译者

混交林中有许多红松。我们顺着中国猎人和挖参人开辟的羊肠小道前进。走了将近两天，到达“玻璃房子”，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废墟。这条小道越来越难走，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走了。小道上野草丛生，许多地方被风倒木堵塞。不久，连这条小道也没有了。我们有时碰到野兽走出来的小路；只要它们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我们就走这样的路。不过，我们走的多半是无路的荒地。第三天傍晚，我们来到大尖山山脉跟前，这里的一段是南北走向，平均高度约700米。我将人马留在山下，自己带着奥连季耶夫登上近处的一座山峰，以便瞭望一下，离山口究竟还有多远。自高处俯视，群山历历在目。原来，分水岭离我们还有两三公里远。显然天黑以前走不到那里。即使能走到，也要冒着在没有水的地方过夜的危险，因为在这个季节，山溪的源头几乎全部干涸了。我决定在人马停留的地方就地宿营，养精蓄锐，明天再向山口进发。

平时，我从来不拖到黄昏才住脚，总是及早宿营，趁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搭帐篷，准备过夜用的烧柴。当士兵们张罗宿营的时候，我趁空出去观察附近的情况。经常陪我出去进行这类观察活动的是波利卡尔普·奥连季耶夫——一个非常好的人和出色的猎手。那时他大约二十六岁。中等身材，长得十分匀称。淡褐色的头发，粗线条脸型，留着两撇小胡子。这么一描写，读者对他的外貌就会有几分印象了。奥连季耶夫是个乐天派。甚至在我们碰到伤脑筋的境况时，他的情绪仍然很好，并且竭力劝我相信，“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的”。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带上枪，和他一同出去观察。

太阳刚一沉入地平线下，它的金色的阳光还映照着山尖，而河谷里却已经出现了昏暗的暮色。树梢的黄叶在淡白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分明。在飞禽中、昆虫中、枯草中，甚至在空气中，处处都可以感到秋天临近了。

我们翻过一道不高的山岗，进入了另一条密林丛生的峡谷。山间的溪流已经干涸，宽阔的河床横穿峡谷。我和奥连季耶夫就在这里分手。我沿着砾石滩向左走，他往右去。还没有过两分钟，突然听到他那边一声枪响。我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看到空中闪过一个柔软而又五色